





臣軌

孔叢子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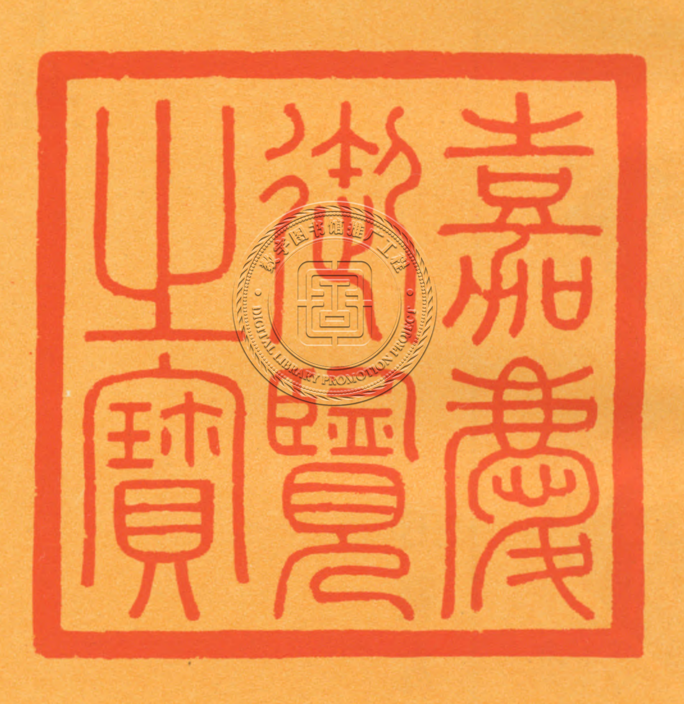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嘉慶御覽之寶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孔叢子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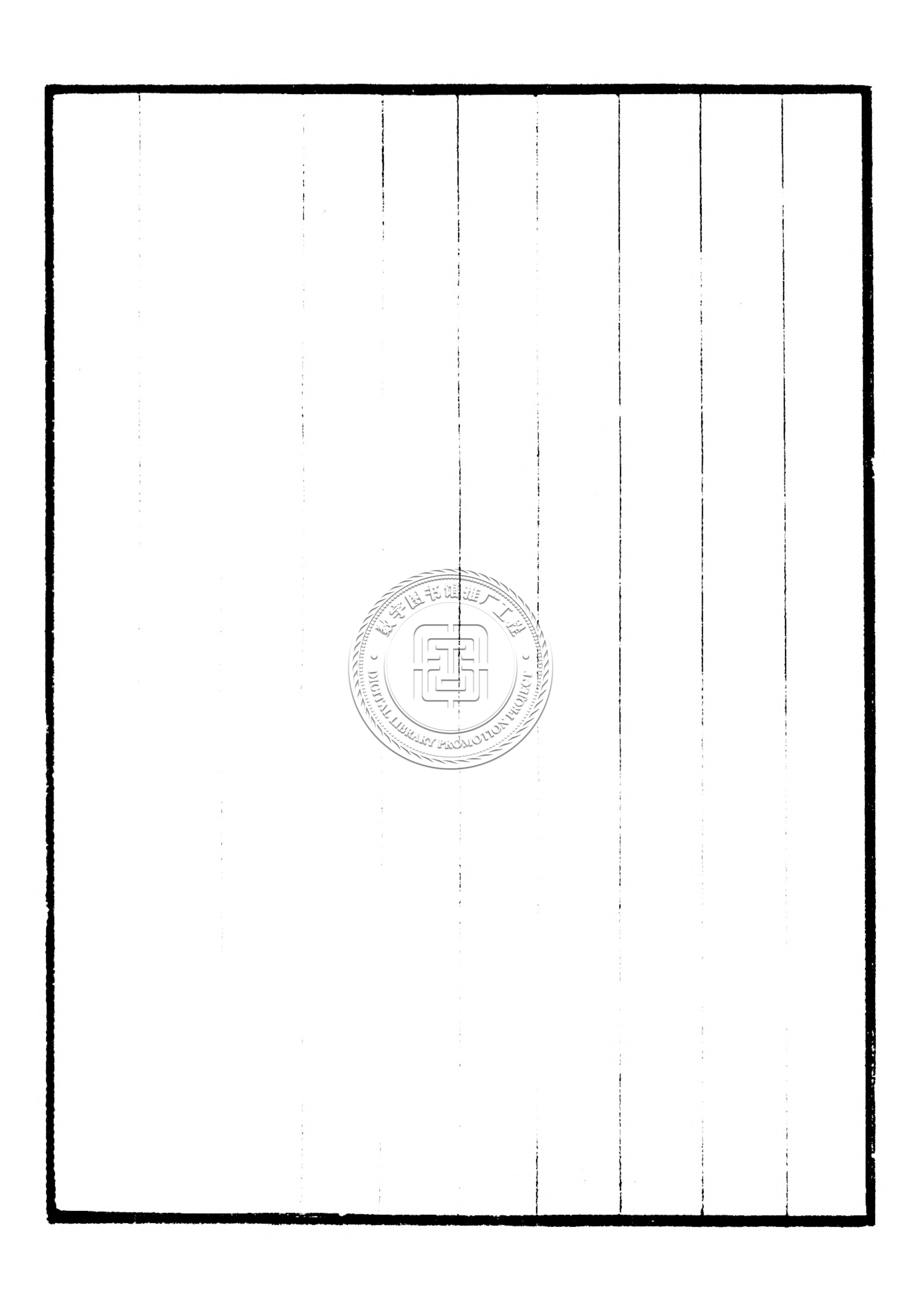


江蘇古籍出版社



孔叢子注七卷提要

舊本題曰孔鮒撰宋宋咸注咸字貫之建陽人天聖二年進士仕至都官郎中詳何喬遠閩書是編依宋巾箱本影鈔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帙相合以世所傳二傳之本校之曼然不同如小爾雅廣言俗刻作俘罰也此作浮罰也禮記投壺若是者浮正義所引可據也咸注亦典核簡潔卷首載自序并進書表王伯厚王海稱咸上所注揚子孔叢子賜三品服今所注揚子更不可得矣



進孔叢子表

臣咸言准中書札子以臣注孔叢子

奉

聖旨附遞投進者集孔氏之遺書方成傳釋辱漢家之大詔廣示甄收退省妄庸實深震悸臣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仲尼以還子思而後

聖嗣不絕賢才挺生皆道被於門人

悉教施於侯氏古今制度曲盡於討
論禮樂綱衡並歸於矩矱成書雖在
歷年滋深蓋著非一時故語類三家
臣咸伏念上卷蓋闕里之事業中篇
乃聖人之子孫儻絶筆而未明則後
代而何覩因以吏隙輒然管窺取諸
史以究尋用羣經而參驗旣指歸而
斯得復刪定以無繁爲注之文廣析

其理然小臣之學古當
真主之好儒有所述傳豈宜隱去遂
剡其奏用文于天豈謂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
陛下惟極宜慈未嘗自聖雖微言而
必采在介善以無遺遽降
玉音下從人欲臣是敢度効編摩之
制仰塵黈纊之明雖姓異卯金素非

於廣學倘恩垂乙夜特賜於詳觀
詔近侍以刊修許善工而摹鏤參汲
冢之蠹簡大行於時庶鄒人之緒言
不墜于地則非獨孤生之有遇抑亦
素教之增輝永期大忠仰酹鴻造臣
無任干
天冐
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注孔叢子七卷

□寫成五冊附遞投進以 聞伏候
勑旨
嘉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廣南西路諸
軍州水陸計運轉運使兼本路勸農
使朝散大夫尚書度支郎中上輕車
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宋咸上表

注孔叢子序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
仕陳勝爲博士以言不見用托目疾
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
子順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爲
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叢
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藏又以
其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

一卷附之于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豕亥魚魯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完集然有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尉繚庚桑靈真浮夸汪洋之說尚且命氏于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六藝之要在焉非諸

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嘉祐三年戊戌歲二月日提點廣南西路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散郎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宋咸謹序

孔叢子篇目

孔叢子卷一

宋咸注

嘉言第一

是書之第以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爲之先後以嘉言名篇者取夫子應荅之善言爾

夫子適周見萇宏言終退萇宏語劉文公曰萇宏周大夫萇叔也劉文公王卿士劉卷也劉畿內之國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河目言深且廣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

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時敬王）而諸侯力爭孔邱布衣聖將安施萇宏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言仲尼雖不得其位以行堯舜文武之道亦可以正其統紀而已矣祖述憲章然）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〇陳惠公（陳悼太子）

師之子□也楚平王立之蓋大城因起凌陽之臺

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

吏即監臺吏起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

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

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

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

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

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

六州仲尼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蓋有九州之六即雍梁荊豫徐揚也餘冀青兗屬紂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即所謂經始不日庶民子來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〇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三十之男陽之數二十之女陰之義男唱而女隨之

義也以爲繢組紃織紝者組綬也紃絛也紝亦織也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黼若斧形黻若兩己相戾赤與青謂之文白與赤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皆九文之數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邱據齊大夫子猶也

遇砒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
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
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
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邱已
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
意欲梁邱大夫復有砒害當用之乎
衆坐默然而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
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邱

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鬻物而遂曰售此欲售猶欲驗之云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私謂竊訪齊之所以危亡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

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不可為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鞅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後田恒弒簡公田和遷康公于海濱呂氏絕祀卒有齊國焉○齊東郭亥東郭賈之族闘

止之黨也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
夫子曰子爲義也卬不足與計事揖
子貢使荅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
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
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
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
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
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

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
而填之[填猶墜也]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
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
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旣而
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
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
哉〇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
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繫

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謂倫類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喻比興之言也懼強直之諫也

論書第二論書者仲尼與諸侯弟子析白尚書之義

然自子張問聖人受命洎有鰥在下子張問書大義凡三事舊在嘉言篇臣咸今易之於此首庶一貫焉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湯武順天以誅惡舜禹順人以歸義）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聖人以百姓心爲心故詩書易春秋爲之教本於是）〇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

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

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

為天子其如舜何父頑母嚚雖堯大聖亦無如之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

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

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

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謂君聖臣

賢稱讓禮樂之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謂世

賢進德宅土貢賦之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

〔謂典章教象之政〕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彜倫之度〕泰誓可以觀義〔謂天命之義〕五誥可以觀仁〔謂弔民之仁〕甫刑可以觀誡〔謂欽慎之戒〕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

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心悅乎德而錫之福以至乎大中非發中見外而何○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子夏讀書既畢

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穴居也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己貧

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表者禮樂仁義之美裏者天命之極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奥百官之美乎○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麓録也言大録萬幾之事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

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録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宗尊也尊而祭之有六神禋者煙也潔也精也煙者言燔柴升煙于天也潔者言其潔清也精者言其精肅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

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壇曰太昭以祭四時大大也昭明言四時之功大而明著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祖送也言或迎寒而送暑或迎暑以送寒祭暑於壇以象陽祭寒於坎以象陰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王宮主日郊宮猶王宮祭日壇也言壇土爲塋域若宮室然夜明所以祭月也月主於夜故其壇曰夜明幽禜所以祭星也祭星壇曰幽禜言星則昧於月故曰幽也禜者塋域之象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祭水旱壇曰雩

禜雩者吁嗟之辭言祈之則爲吁嗟之聲禋于六宗此之

謂也〇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

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

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

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

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旣然矣諸

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

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於高宗時已爲毀廟報謂祭也以報其德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

大嘗而報祭焉禮毀廟之主藏於始祖中歛以古室祫禘大祭則出之此制蓋當時然歟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或作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

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〇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

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
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
焉亘而無私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
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
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
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
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

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胥附猶相附奔輳猶賓集以免乎牖里之害四臣即散宜生閎夭南宮括太顛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

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以四友比四鄰）○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爲闕辭也）實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愼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愼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衞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成王既滅三監以其地封康叔爲衞侯曰孟侯者孟長也言以康叔

為五侯之長若方伯然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

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張華博物志稱小山有夔其形如鼓一足豈非世傳之誤好事者之爲耶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餼遺也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

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秦莊子死魯大夫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宮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沓行之也○公父文伯

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文伯

魯大夫名歜其母敬姜也相室諫之相室家老其母曰

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

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令死而內

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

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

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

人之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

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
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
而已矣○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
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
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
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
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
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

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己不勞而賢才不失矣〇子貢問曰昔孫文子（衛卿林父也得罪於衛殤公以戚叛而奔晉）以衛侯哭之

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戚乃所居之邑）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善晉大夫二十人謂能結其歡心）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擕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

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
也史記與此文異未知孰是○孔子使宰予使於
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
孔子馬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
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
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
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
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

而有禄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
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
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
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
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
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
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
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

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

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
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
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
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
自絶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
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
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
其若義何○顔讎魯人善事親子路義

之後譬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

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六州之人被文王之化而王迹起焉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雖不見用而不忍去之心踰石焉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稱切磋琢磨猶學而成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雖窮處不忘君之忠於木瓜見

包苴之禮行也投好始於此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德之盛而使人愛樂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以蠅聲為雞月光為旦敬之甚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稼乃取禾非無功而受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以晉為唐詩亦至焉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閭主庸臣誦之宜戒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后稷太王之勤於是於東山見周公

之先公而後私也（以表周公之聖）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患難不失其正）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君將意之厚臣之忠亦至）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臣非桓文所宜據焉）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由文王之化遂皆正）直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大臣諷此安得不戒）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蓼莪言父母生我劬勞四月言

先祖胡寧忍予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

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叢子卷一

孔叢子卷二

刑論第四 夫禮以先民遂至於道然刑爲輔亦自情設故夫子之論獨名于篇此有論書者四皆不主於刑義故不附於前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

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衛卿名彌牟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

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
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
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
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
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
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
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
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

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

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〇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爲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

息上盜猶大盜也○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能遠者止其源而以禮教先之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

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矣○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

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寬則民慢慢則以姦爲生故明之以察）察之之術歸於義（察甚則過乎暴故以義爲貴也）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

上下比罰無僭亂辭○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一作疻猶傷也夫過則宜宥若率以爲小罪亦惻傷乎義況爲之大罪故宥過赦小

罪非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非怒其人但疾其意之有險害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

古之道也以任情爲刑非反古而何○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此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李廣殺降世稱其非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

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

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
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
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
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
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
毀爲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於夫
子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
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

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是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〇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

以疑心誠神通則數不能通周其所察聖人難

諸雖聖猶難況其下者可不慎乎○趙簡子使聘夫

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

之見殺也皆晉之賢大夫迴輿而旋之衛息

鄹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

武旣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

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

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

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故夫子作邱陵之歌言昏主之道艱且險君邱陵然故作是歌以託意焉曰登彼邱陵峛崺其阪峛崺崎嶇也邱陵既高且險其阪又崎嶇相屬邱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

然迴慮題彼泰山題顧也泰山謂魯也言歷諸國既無所用復題顧魯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言公室既鬱確而陪大夫又亂如枳棘欲伐去又無斧柯梁甫大山之下小山指三桓也○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昭王也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

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詰安能用我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春秋作西狩此云樵於野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

而肉角豈天之妖乎爾雅麟麕身牛尾一角毛詩義疏曰麟乃馬足黃色蹄端角圓有肉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

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子思曰（雜者諸子百家非聖人之道也）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

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子產國僑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焉而世謂子產仁愛

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他甸切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

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孟軻一字子輿嘗師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

聞士無介不見古者主有擯客有介諸侯七擯七介大夫五擯五介士三擯三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國名少昊後遇程子於塗仲尼稱程子天下之賢士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

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〇子
思在魯使以書如衞問子上子上北
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
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
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
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
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
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言賓則送之今書于父所非賻以賓禮送○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言當免服爲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康子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

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〇魯穆公（名顯元公之子）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二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荅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

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

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〇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

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文王舍其嫡長伯邑考而立次子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其弟衍微仲）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言權者見幾而作非可為

常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言不能審其賢愚則卜其吉而立之亦權也）○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

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利非財利之利）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衛人）於衛君曰（衛昭公）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

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
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
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
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
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
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
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
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

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平公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縫賀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

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骭前脛骨也）不以鬚眉美（髭訓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鬢之不茂也〇子思謂子上曰

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志可以疏公侯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〇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

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

故相詭乃各時也〇子思在齊尹文子(齊大夫有書三卷行於世皆言治道)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鈞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

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

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申祥問曰子張之子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嚳之後也帝嚳次妃簡狄生契舜命作司徒爲商之祖帝嚳元妃姜嫄生棄舜命作后稷爲周之祖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

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崇侯虎商時諸侯作亂文王伐之犬戎獫狁猾夏文王逐之）追王大王王季何也

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

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者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者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

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帝乙紂之父王季以功九命作伯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

受器五命受則六命受官七命受國八命受牧九命受伯受珪瓚邑之賜九賜車馬衣服樂器納陛虎賁百人朱戶斧鉞弓矢圭瓚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數四猶四五也下此以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

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

曰（樂朔之口御者言）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作中庸凡四十九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禮記中庸篇乃其畧也）

孔叢子卷二

孔叢子卷三

巡狩第八（莊伯之論不及他義獨明巡狩故專其目）

子思遊齊陳莊伯（齊大夫）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王者受命必封禪泰山故增封泰山之高以報天壇禪梁甫之厚以地皆列石紀□□己之績古如此者七十二君除地為壇曰禪以其祭神故從示）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令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

以齊之衆義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言義以結鄰國）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爲求行之也今子是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爲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

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内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每舍奠焉（舍音釋）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于上帝（燔柴祀上帝于吿至口）望秩山川（凡岱岳嶽亮山）

川皆如秩山所過諸侯各待境所過之國

序望祭之

其君皆於

境上迎特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

親問之然後勤方岳之諸侯有功德

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

削黜敗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

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

以知其志賈讀價言以物貴賤之等

以知其志察其民好惡知其儉奢之

志也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

等協時月日辰四時之節氣月之大小日之甲乙辰之次序度之長短量之等平衡之輕重衣服之奇袤皆命典禮以均正協同之入其疆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嶽又西巡八月至于西

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次（舍于外次未敢入宮）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于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

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狩朝會無變言出此千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則與巡狩禮同曰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不越封則如不同儀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僭者（徽本皆作僭詳其行已疑爲公儀休之兄歟）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

疏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鈞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閭邱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溫齊大夫也晏孺子元年田乞與鮑牧以兵逐高昭子國惠子而殺孺子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

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
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
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
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
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
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
問子思曰吾聞龐攔氏子不孝其行
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

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也過遺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

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
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
則亦所宜貴矣事旣不然又何疑焉
〇穆公問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
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
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
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
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

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此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倘修善而不欲人知後世何述故曰非詐則愚○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

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
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
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友
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
脩子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
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
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
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之

將恐絶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之
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之於食而
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
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穆公
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
曰爲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
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
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

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能知足則不取何富如之能幸道則無辱何貴如之

抗志第十志意修則可驕於王侯是篇皆子思抗志之言君子宜法

曾申參之子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

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〇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

士雖懷道貧以死祿矣○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謂無位也）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

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言寄臣於衛而爲魯縣君服是有二君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曰（衛大夫）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善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

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無類無噍類也○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

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
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
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
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
君臣乎〇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
何如答曰無非言臣□□□□君之□□君曰寡
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
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

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射度也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荅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疢疢病也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司徒文子衛司徒改楚其叔

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言踰三年則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言大功未葬則以所除之服葬葬訖而除其虞祭則以吉

服行之○公叔木謂申祥曰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本或作朱春秋作戍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人同□□愛之不□□而敬之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

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柰何答曰

有龍穆者嗑□孟子稱龍子趙岐謂古之人疑即穆也詳其爲學不爲□□□□上一辭士而已與子思所□□□□說義頗協故不當爲賢

人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冒

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

子交之橋子良衛人賢修實而不修名

爲善不爲人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

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

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〇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衛敬公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羇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

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
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
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君
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
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
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
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
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

一六八

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

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問其世農夫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欲學權詐之術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

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禁或作懼或作怨忌）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一本作脛一毛）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〇齊王謂子思曰今天

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信無驕大之心則天下與名譽銓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文子名彌牟卿妻曰

内子復者曰皐媚女復禮人死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皐美稱也此其内子故曰媚女復也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〇費子陽魯大夫家臣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

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
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
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
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
矣〇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
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爲
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
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

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
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
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
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
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衞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
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
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切慕下風

願師先生之行幸願卹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

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既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爲人

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荅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旣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切爲言之過也○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因今寡

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
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
欲假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假虛談
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
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
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
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
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

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
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
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
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〇子思見
老萊子（老萊子楚人也耕於蒙山楚王聘之不起）老萊子
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
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
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

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言世治主安則無所死亡否則鴻飛冥冥何死亡之有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小爾雅第十一經傳字義有所未暢繹而詁之於爾雅爲小騶

廣詁一

淵懿邃頤深也封巨莫莽艾祁大也封豕莫府祁寒皆言大也艾亦爲久頒賦鋪敷布也蓋戴燾蒙冒覆也鐘崇府最積灌聚樸叢也詩灌木棫樸皆叢義閱搜履庀具也攻爲詁相句宰營匠治也詁句未詳餘皆常意蠲祓

禋屑絜也（吉蠲為饎祓其不祥禋祀六宗皆絜也）勿蔑微曼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巢取居高）逼尼附切局鄰傳戚近也（未可戚我先王近也）卲媚旨伐美也賢裒繁優饒夥多也幾蔡模臬法也（蔡取著龜義亦法也）爰換變貿交更易也生造奏詣進也索寔探裒鉤掠採略也開徹接通達也固歷彌宿舊尚久也彌愈滋强益也赫戮爽

曉昕著讚曙明也皆附襲就因也封
畛際限疆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
悛格扈止也戶取其閭礙悛取其改皆止之義幽曀
闇昧冥也最凡目質要也疆窮亢竟
也而乃爾若汝也控彎挽引也承贊
涼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
也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督撫
拾也肄予燼餘也拓斥啓闢開也杜

實充牣塞也實牣滿也奬率勵勸也勤勉事力也經屑省過也闕缺間隙也迭遞交更也熸刻没滅也元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梓緼朱也淫溢沈滅没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二

晏明陽也旰晏晚也筭麗数也麗取其數各有所麗者穸艾老也僉皆同也交校報

也犯而不校舒布展也揚翥舉也索略求
也奚害何也害許害否里度居也周浹匝
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輻輸輿也廢
措置也駕乘淩也收戢斂也禁錄也
掌司主也偏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
行也咨襲合也抵享當也庚徹道也
脩舒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勑質
正也裔蕞末也延衍散也末沒終也

仳辨別也菲涼薄也復旋還也祖巽送也走卬我也姓命孥子也姓禮所謂子命未詳諧顳和也悛寤覺也憾猜恨也艾盡止也撊忿也左氏云今執事撊然奸犯也汨猾亂也縮續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也禮燭跋亲言本也易包肆臬極也睇題視也犯肆突也東縻縛也肆從遂也放投棄也莽蕪草也㬥映曬也焮晞也烯

乾也迪跡蹈也衍演廣也裒從長也
荷揭擔也仍再也徇歸也工官也稽
考也顛殞也躋陞也戕殘也勦截也
辟除也悤患也謫責也間非也譕間
順退也抗禦也靳取也蚩戲也褊狹
也惎忌也趙襄惎知伯沮疑也虧損也毀
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俱也浮罰也
夷傷也枳害也締閉也靡細也辨使

也牧臨也嘗試也賴贏也若乃也嗟
發聲也奏爲也振救也庸償也賈價
也贍足也曹偶也麗兩也騶數也逞
快也越遠也姑且也哿可也釋解也
庸善也荐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
也趧是也丕莊也佞才也暨息也民之
依暨話善也愿謹也手豐也都盛也腆
厚也肆緩也競逐也紀基也惎忌教

也墊願也愸強也薄迫也燀炊也左氏燀之以薪資取也質信也餼饋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閡限也廬寄也萃集也遳倅也尢怪也曹慗也索空也素故也視此也徨往也矜借也狃忕也覬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毀慎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三

諸之乎也旂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
吁嗟也吁嗟嗚呼也有所嘆美有所
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
也無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
繩之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耇
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
王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
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鱮甫

甫語其大也麀鹿麌麌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𣯒雜彩曰繪

雜言曰哤𡎝江

廣義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

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赧心慙曰恧體慙曰逡

廣名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阽猶危也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戚近也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

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饋死者謂
之賵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殔（羊至切）
殔坎謂之池壙謂之竁下棺謂之窆
填竁謂之封宰冢也壟塋也無主之
鬼謂之殤

廣服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
名也纊綿也絮之細者曰纊繒之精

者曰縞縞之麤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由也（題顁也額）也顛顏顙額也璽謂之印紱謂之綬襜褕謂之童容（亦云蔽膝）布褐而紩之謂之藍縷（紩縫也晉人呼縫衣為𧟍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為藍縷）袴謂之褰蔽膝謂之袡帶之垂者謂之厲（厲大帶也）大巾謂之幂（莫狄切）覆

帳謂之幄幄幕也簀床笫也大扇謂之翣杖謂之梃𤽟有梃鍵謂之籥扇籥也亦作鑰碁局謂之弈在足謂之履履尊者曰達履謂之金舄而金約也禮黑履青鉤赤舄黑絇絇之爲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刃衣鼻在履頭

廣器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卿大夫布侯言布侯者不采其地直於布上正面畫虎豹頭而已侯中者謂

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畫采謂之正棲皮謂之鵠方制獸皮帖於侯中如鳥之棲木畫五色於侯中為正內以朱方二尺次以白以蒼以黃以元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棘戟也鐵鉞斧也干戭盾也戈句孑戟也槷倪結切戭房越切刃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鞛珌鞞之飾也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矢服謂之弢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艄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

謂之橈車轅上者謂之𨏉轅謂之輣軫謂之枕較謂之幹衡扼也扼上者謂之烏啄罥綆繘也縚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爲繂樛而紾之爲綫垌地也墉墻謂之陴高平謂之太原汪池也左傳尸諸周氏之汪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謂之衍

廣物八

藁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莱謂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拔心曰揠（刈禾鎌曰銍）拔根曰擢把謂之秉秉四曰筥筥十曰稯（秉握也筥稯乃多少之差）棘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葚柞之實謂之橡

廣鳥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鴻雁是也純

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白脰烏也雅烏鸒也鸒斯也亦曰鵯鶋

廣獸十

豕彘也彘豬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豜小者謂之豵毛萇以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與此小異又烏之所乳謂之巢鷄雉所乳

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潛潛槮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司馬法六尺爲步倍跬乃其大畧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禮元纁五兩以

兩爲束每束兩兩卷之二丈雙合則成疋凡十卷爲五束以應天九地十之數與此制異焉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滿一手也兩手謂之掬半升也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舊制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區四斗四升也四區爲釜六斗四升也齊陳氏以五升爲豆五豆爲釜區五區爲釜十釜爲鍾與今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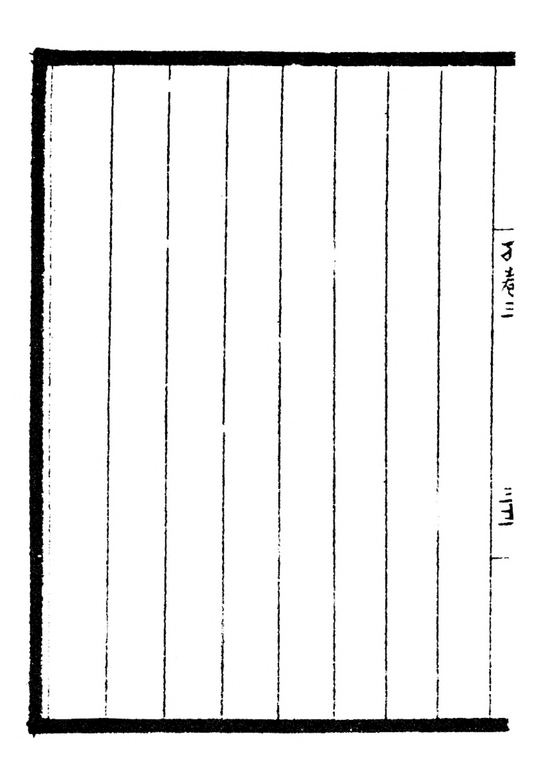
二有半謂之藪一斛六斗也藪二有半謂

之缶也四斛缶二謂之鍾也八斛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

衡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舉三兩鍰六兩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秤十五斤鈞三十斤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孔叢子卷三



子卷三
三

孔叢子卷四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詭辨因是而破名書于題所以顯子高之正論）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平原君趙勝趙惠文王弟最賢喜賓客相惠文王及孝成王公孫龍喜為堅白之論平原君嘗待之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伋之元孫年五十一嘗著書十二篇）此人小辨而毀大

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言天下當同往而正之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

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

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
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
善是眞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
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
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
見侮而不敢鬭王將以爲臣乎王曰
夫士也見侮而不鬭是辱則寡人不
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鬭是

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鬬爲辱必以敢鬬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

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

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
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
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
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
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
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
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
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

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
分而先生翩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
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
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荅
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言不敢以記意辨）
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
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
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内

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信鶂之可去六猶馬之不可去白也不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
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
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
布緇犧牛元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
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
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
尹文之析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

也穿之所説於公孫子高其智恱其行也去白馬之説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言楚王云楚人得之欲示其廣反乃狹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

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去楚則義廣去白則物該）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馬理則否矣○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

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臧善也龍以書有四目四聰之義遂以聽天地人爲三耳如達四方之成四聰也用是爲堅異之辨猶白馬非白馬之云當時善之而不能破故子高云云）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

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寅良皆趙人）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

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
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
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烏得
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
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
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
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猶言不得
志身不脩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

得之也不賢而富非盜焉至

儒服第十三皇極之道皆出於儒故所以首衆說

子高衣長裾振褎袖方屐麤翣翣扇也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荅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言將相皆儒者所為從容徒

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
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
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子高
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
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
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
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
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

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
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
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
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
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
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
心其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
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

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
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艘三子路
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
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
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
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
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奬戲之

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以水擊絮曰漂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已攝駕而去攝取

也言顔色問猶不已遂取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史稱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向爲弗見見之禮答焉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

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馬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北方七人南方九人東方十一人西方十三人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

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
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
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
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
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
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
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
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

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陳匡(魏人)性多穢訾每得酒食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似驕態體)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

滋甚（言食之上下一爾假上可穢則下愈甚）陳臣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隱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臣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子高任司馬又爲將於齊（任保也）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人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

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慚馬且曹子爲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曹子即曹沫也魯莊與齊桓盟于柯曹沫劫桓公於壇遂反魯所亡地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棄乎今燕以詐破又是又不能於詐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

詐也又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又

對魏王第十四（此篇雖有齊王之問然魏君多故以名篇）

魏王問人主所以爲患（魏安釐王昭王之子）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倖者言用則知上以踈自疑（大臣既不與謀而嬖倖言用故自疑上踈己也）之嬖臣以遇徼幸者內則射

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馬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眞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

也〇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如舜選於衆是也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許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成則歸美於君敗則歸咎於己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〇信陵君

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衆譽而賞是至公于賢也衆毀而罰是不私於惡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賞罰中而俗自化何訟之有

○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齊宣王平王子曰聞君行車

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
以爲下吏之過也不欲指王之非王曰寡人
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
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
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
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
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
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

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内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言君忿憶故民犯法實如是我諫諍

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齊賢人）王曰穆容

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
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
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惡齊國上
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
其言如不出口(文子名武)非但體陋辭氣
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
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
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

商馬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屠商姓名子高於市見之不知其名齊王知其人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

陳士義第十五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爲相（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之子相魏安釐王）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

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而問以

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魏王朝
羣臣問理國之所先李文魏大夫對曰
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
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
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
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
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
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

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羣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茍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爲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秦昭王時）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

故(方)絶(秦)之(貪)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
不至不可不慎也〇魏王曰吾聞道
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
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
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
者邪聞之於傳聞者邪君聞之於傳
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
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

疑〇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

之衢人見之皆以爲葬問鄹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叔梁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叔梁紇死葬於防山孔子不知其墓母諱之也及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鄹人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得合葬於防）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

疵妨大行也昔鬬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爲令尹䨣左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羣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魏王

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宴享之）趙孝成王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口口是強之也可乎答曰夫欲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

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
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
物則有酒醪五熟也五味此即我之所
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口口之貨唯牛
馬犏袤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
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
不已則口口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
可擧梃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

王曰敬受教○枚產魏人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范蠡既與越王勾踐雪會稽之恥乃扁舟五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陶朱公乃治產十九年致富鉅萬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

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
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
富於猗氏故曰猗頓（史記稱猗頓以鹽商起）且
夫為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
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
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
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
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

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
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
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
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
有似道士之學不死者也〇東里閭
(魏人)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
順不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
取其一節而已東閭子疏達亮直大

丈夫也求爲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諂鬽（鬽魅之魅）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鬚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爲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

人而謂人爲愚者也持其虛狀以不
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宮他魏人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
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
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
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
可令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
趙公子謂平原君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

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

郈成子者也（郈昭伯族）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衞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衞其有亂乎背衞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

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
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
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
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
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
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
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
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子

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
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悦
乃造謗言文咨魏以告且曰夫不害
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
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
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
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
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

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啓曰子産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麛鹿子也其皮以爲裘加裼衣以朝所夫子也芾小貌投棄也戾郵皆罪也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文啓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

聖賢矣（褎衣公侯服也，章甫儒冠也）〇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爲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

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夷齊孤竹君墨台初之二子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

論勢第十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昭襄王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

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
復之之志（無讐言秦志）心無所計委國於游
説之士游説之士挾強秦以為資賣
其國以收利乂手服從曾不能制如
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為名適足以
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
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
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

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而誅秦魏公子無忌既自趙歸率楚齊韓衛兵攻秦敗之河外蒙驁走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皐故虎牢地屬三川郡子順謂市邱子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邱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

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
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
輕君而重秦又且不義君之爲矣王
故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子順曰王
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
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
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
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〇趙閒

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

襄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

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

（南越謂之板魚左右分目不比不行）今秦有兼吞天下

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

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

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

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

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捷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〇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王宣惠王也宣惠王乃昭釐侯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神不害覺黃老主刑名著書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相韓事昭釐侯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

梁君即魏王 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

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憂獨

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

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

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

始之韓魏均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

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

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

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

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時武安君穰侯輩爲將）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然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

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齊攻趙圍廩邱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

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〇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輙不用乃喟然嘆曰不見用是吾言

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禄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三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啟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

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
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
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
入遂寢于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
順曰如之何（時魏景閔王）答曰吾私有計
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
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
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

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言棄其地以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爲易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爲易當計其勢如何在棄之用之宜得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illegible]自秦昭王時嘗亡大縣數十名都數百洎始皇立又拔二十城以爲秦東郡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閔王爲太子時嘗質於秦此王能死不能棄

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除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内報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始皇既立文信侯呂不韋常與太后私通後恐覺禍乃私求嫪毒詐爲腐侍太后於雍宮愛幸之事皆決於）毒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爲嫪毒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毒王是以國贊嫪毒也

則嫪毒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爲天下之主矣（言太后德則秦不加兵是王以此交秦爲天下之上）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毒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

執節第十七

趙孝成王（惠文王之子）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

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
以放君爲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
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
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
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
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
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
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此文與尚書差異疑是未

定舊尚存語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〇魏安釐王昭王之子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才文梗梗

亮直一作纏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
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
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
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
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
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
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
諂得罪〇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

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
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
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
病無良醫今秦有呑食天下之心以
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
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
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
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

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忌日不樂而已未有無飲者）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粱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季節）

魏人○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仲連不肯仕宦好持高節音滂趙拒新垣衍帝秦又爲齊田單與燕將書遂下聊城田單歸而言其功齊欲爵之仲連乃逃隱海上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

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卿著書名曰春秋（虞卿游說之士爲趙孝成王上卿後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魏齊魏公子爲相）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

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晏嬰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名世著書曰晏子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史記稱無懷氏以來封禪之事司馬相如封禪文稱七十二君然有名氏可稱者不盈十言名同而實殊○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

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令善)也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詳見左傳)

令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恍哉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
而名焉唯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
答曰盧黑色鵲白黑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
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
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
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

子高以爲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爲衰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旣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

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
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
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
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
意也話乃權時之非禮本意禮受放之臣不說
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
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
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

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爲非禮也晏子旣陳屨賤而踊貴於其君其君爲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也言二子各言其國將亂之事非特言君之非也詳見左傳○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遂以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

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鄒文趙人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

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〇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

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
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
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魏師
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
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荅曰
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
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
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

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二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孔叢子卷五

孔叢子卷六

詰墨第十八

墨翟當戰國時有弟子禽滑釐等三百餘人孟子稱楊墨之言盈天下其著書誣稱孔晏之事故孔鮒詰辨之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君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

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

楚昭王卒公子閭子西子綦迎子章立之是爲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號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晉伐鄭鄭告急於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怒乃與勇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欲殺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惠王之徒共殺白公惠王復位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史云二年此云十二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孔子於哀公十六年四月卒白公於是秋始亂是孔子卒已十旬墨

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法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史稱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不可

以爲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爲國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與此文稍異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

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
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菲食粥
居于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
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
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
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鴟夷形若榼以
馬革為之此云樹鴟夷皮蓋言若
皮鴟夷然范蠡去越之齊自號鴟

夷子皮田常乃田和之曾祖弑簡公立平公遂專齊政此言夫子欲田常知己欲去而屑之云

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己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即田常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齊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于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

奉季孫

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因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

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季路以衛出公難結纓而死孔悝立蒯聵

（爲莊公衛之亂子貢則不與）陽虎亂魯（陽虎欲殺三桓）（四季桓子將殺之三桓攻之乃奔齊）佛肹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形殘恐疾也）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時子貢爲魯使於齊亂作）（子路聞而後往）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肹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

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而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不然則不然矣[言晏子前稱孔子非聖賢之行今又以爲聖相是前後相反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靈公莊公景公]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

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
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
自以爲辱言孔子伐樹於宋削迹於衛身窮陳
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
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
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
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

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
子君子也梁邱據問晏子曰事三君
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
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
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
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
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
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

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言盈成匡乃人父之孝子人兄之弟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盈成匡之父爲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

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哀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
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
爲引而同乎己適證其非耳信墨子以親死
不哭安則爲之何必引晏子以同己且晏子服父禮則
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
曹明未詳何許人子魚孔鮒字也子順之子爲陳涉博士觀子詰
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
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

百墨吾益明白馬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勸情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

一食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
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
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
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
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
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
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
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

獨治第十九〔此言行己如是則自抗不詘獨治於己〕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季則三桓之後〕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脩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

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
與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
定子脩武以助之取吾脩文以助之
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
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〇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
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
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

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
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〇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
將奚以爲答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
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〇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
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
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

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〇子魚居魏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張耳陳餘大梁人秦滅魏求耳餘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脩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

鮒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
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
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
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
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
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
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
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

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諮度焉〇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旣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王心

慙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雖文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婣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以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

遵奉焉對曰昔唐之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爾雅云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此以親配非尙於德）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

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列籍也）繼之以姓而無別醊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際殺屬近則死爲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別姓猶言別宗弗父

哭孔氏則於夫子之（何宋愍公之子孔子之始祖）廟（謂哭孔氏大小宗）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陋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二十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執扑北面而誓之（以等級授其鞭扑）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

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于上
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遷廟之主及
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
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
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
焉而後就館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
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
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

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師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名）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

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反其主於廟社）若主命則卒奠斂

主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羣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忘國中之事一於命而已即戎師陳則忘其家忘其家之事一於戎而已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

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受所命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受所賜節鉞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謂轉南面自東遂西而揖面示弗御也不御坐然後告太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左傳云戎有受脤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須賜于軍吏其出

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馬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馹騎赴告于載櫜韔（櫜韜也　韔弓衣）天子

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比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禮固爲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

答問第二十一

陳人有武臣（即武安君）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識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戾夫狂夫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

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本於黃老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後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等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然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終死於秦不能自脫子鮒曰子信之爲然是

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穿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羣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略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

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趙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范中行故地知伯益驕請地韓魏與之又請地於趙趙不與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出奔晉陽三國攻晉陽羣臣皆有外心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談曰晉陽之難惟共无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許也何

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宏請救于齊齊師救鄭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是此時知伯與中行氏諸卿猶在而仲尼已卒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怍意

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乂手跪謝施施而退施施猶偏偏然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

得爲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
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
之圖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言萬世
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
滅繼絶以爲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
之不攜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
又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
後以爲二代紹虞帝允備爲三恪恪

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周建子以子時爲朔夏建寅以寅時爲朔商建丑以丑時爲朔）王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

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爲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爲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

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
內朝則有女史擧則左史書之言則
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
惡以爲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
若晉侯驪姬牀笫之私房中之事不
得捨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羣俗使人
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
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

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陳王涉使周章爲將西入關以誅秦秦使將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霈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

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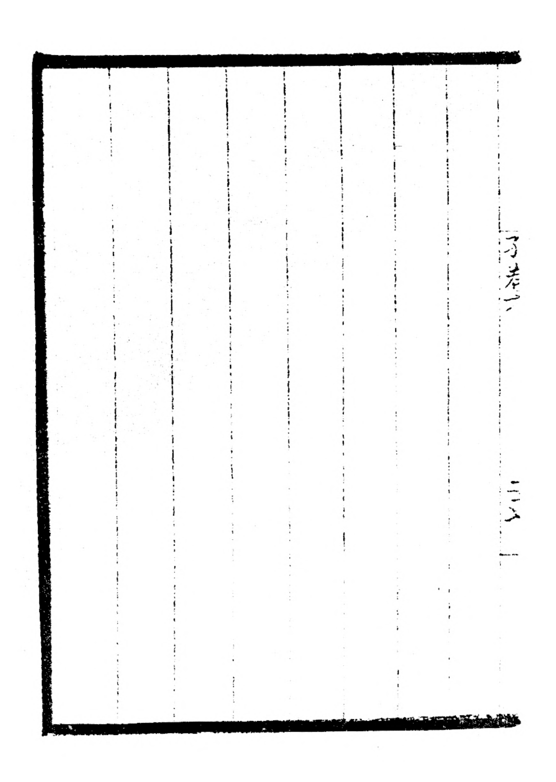
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决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荅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言其驍捷

手搏蹺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笞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當作哅哅）窺而見之趣而救之妻愈齎忿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

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患之也王曰譬類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

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

孔叢子卷六



孔叢子卷七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敘書

家之族允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凡九世居魏城大梁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爲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爲

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馬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家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安國孔忠之子以治尚書爲漢武帝博士臨淮太守時爲侍中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

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别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爲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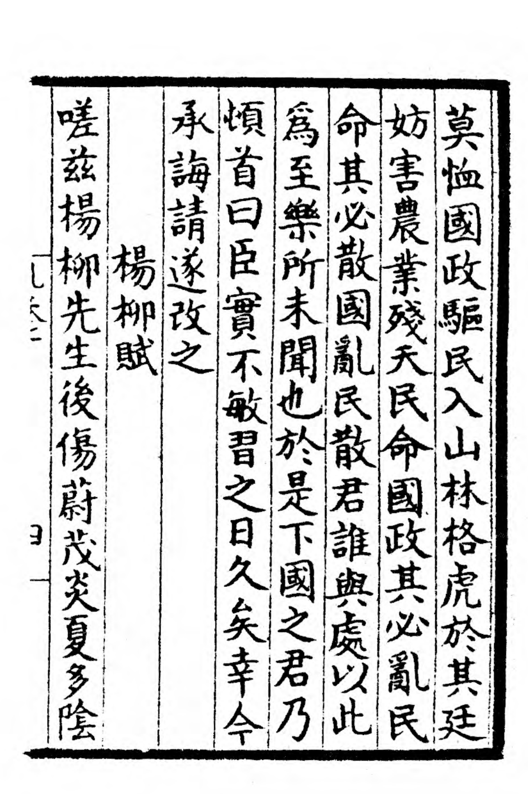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猶馮虛公子安處先生之類）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

騎騈闐被行岡巒手格猛虎生縛貙犴音岸虎之大者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鄙固不如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囿境内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貌羽晝則鳴嚾夜則嘷吟飛

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犯之者
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侯苑令是
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叢戴
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
從張罝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鍾猛
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内懷迷冒怔
忪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
隻或雙車徒抃讚咸稱曰工乃縛以

絲組斬其牙支輪登較支與搘同或作枝言獲獸彡可搘其斬輪登滿較式高載歸家孟賁被髮瞋目躁猾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彼有德之君則不爲害今君荒于遊獵



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爲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

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瀩浸以時
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脩遠揚天繞
連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或擢
跡而接穹蒼緑葉累疊鬱茂翳沈蒙
蘢交錯應風悲吟鳴鵠集聚百變其
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大
陽北被宏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
方冒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深於是明

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
觴散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
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解酌
樽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
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
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
此楊樹依我以生未寧一紀我賴以
寧暑不御蔞淒而涼清內蔭我宇外

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
賦以叙斯情

鵩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鵩集我
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
覽考經書在德爲常棄常爲妖尋氣
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志之士
忌茲鵩鳥卒用喪己咨我今考信道

秉眞變怪生家謂之天神脩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愼厥所脩棲遲養志老氏之疇爵祿之求秖憎我憂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令勤劇

蓼蟲賦

季夏旣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歷

東園周旋覽觀憩于南藩觀茲茂蓼
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爰有
蠕蟲厥狀似螟羣聚其間食之以生
於是悟物託事推況乎人幼長斯蓼
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不云惟非
德非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
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
口大殃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藏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悲信於世而以濁知爲德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欻爾而見俗

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

其髣髴悉能明聖道之眞乎知以今
雖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
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
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
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體義類
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旣善推理
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
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君斯

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
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
法假令顏閔不歿游夏更生豈其然
乎不得已□□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書講隸學傳
滋滋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
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霤

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水爲之弊夫霤非石之鑿蝎非水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節百行也侍中子國安國字也明達淵博雅學絶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羣臣並參侍見待崇禮

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爲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叙世

藏子琳位至諸吏亦傳學問琳子黃

厥德不修失侯爵大司徒光光字子夏父霸字□儒成帝即位舉爲博士後爲太師賜靈壽杖年七十元始五年薨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士廢絕分所食邑三百戶封黃弟茂爲關內侯茂子子國生子卬爲諸生特善詩禮而傳之子卬生仲驩爲博士宏農守善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立善詩書少遊京師與劉歆友善歆字

子駿成帝召見爲黃門郎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時爲侍中遷騎都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前業嘗以清論譏貶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史丹字君仲事元成爲上將軍丹有男女二十人九男以丹任爲侍中諸曹侍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凡十餘人親近在左右凡四人爲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里數百人子立生子元以郎校書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

益故或譏以爲不恤於進取唯楊子
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幼相善
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爲建新大尹數
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
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
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
今子以富貴爲榮而吾以貧賤爲樂
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

子辭遂歸鄉里崔義當作毅字崔篆之子也詳連叢之文其碑與漢書同而其文異漢書稱崔毅以疾隱身不仕後疾愈復仕故子建紀口但漢書誤作崔篆何詳連叢文毅誤作仁義何辨則光武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彭豐等部衆於鄒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長患之是時闕里無故荊棘叢生一旦自闕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至里門府君大驚謂子建曰豈卿先君

欲令太守行饗禮助太守誅惡邪子建對曰其然府君曰爲之柰何對曰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豐爲盜或聚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內爲禽之之備外示以簡易憲等無何依衆觀化可因而縛也府君從之用格憲等

鮑永字君長初事更始更始亡歸光武拜諫議大夫時東海人董憲起兵

其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
爲魯郡太守永到破之降者數千人
唯彭豐虞休等不肯下頃之孔子闕
里無故荆棘自除永異之謂府丞及
魯令曰豈夫子欲太守行禮助吾誅
無道邪乃會衆修射享之禮請豐等
因觀欲因而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
持牛酒勞享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
格殺豐等子建生子仁以文學爲議郎博
士南海太守生子豐子豐以學行聞
三府交命委質司空拜高第御史建
初元歲漢章帝元年大旱天下憂之問羣

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減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兩即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

事子豐生子和書史作孔僖字仲和此蓋孔氏子孫所作故不書名〇太中大夫鮑彥曰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色厲矜莊儀容冰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爲者或性元靜不與俗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爲似若强馬而不能勝量似若弱馬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

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
類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夫人者
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才志也慮
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
通變明足以破偽情足以審疑果足
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成功矣即所
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強豈待形
氣之助乎若乃貌濟內荏高氣亢戾

多意倨跡理不亢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愎非彊者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強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以一言而得其極雖十言不能奪者惟析理即實為

得不以濫麗費辭爲賢也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無主俯仰爲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爲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冗長溷殽之言而衆莫能折其中所以爲口實而無得也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者訥言得理此乃辨也聽者由弗之察

辭氣支離取喻多端率較以類理不應實而聽者因形飾僞徒讚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爲辨而莫識一言之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析分理揆度眞僞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爲得其謬惑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特之知困於羣醜也夫聰者不可亂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

不必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無此二者損得之半也

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褒成君次孺第二子之後也孔霸字次孺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生四子長曰福第二子捷第三子喜第四子光奇捷之後也家于茂陵以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唯兄君

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於

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

不若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

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諮道矣由是

大以春秋見稱當世孔奮字君魚霸之曾孫少從劉

歆受春秋左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口從君魚受道矣後爲武都太守口

奇游口洛陽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通傳經典作

春秋左氏剛義言剛定其義也王莽之末君魚避地

至大河之西以大將竇融爲家常爲
上賓從容以論道爲事是時先生年
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其兄謝服
馬及世祖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
太守關内侯以清儉聞海内先生雅
好儒術淡忽榮禄不顧從政遂口撮
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發伏闡幽
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著書未畢

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
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
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
子倘肯遊意幸詳錄之焉〇子豐善
於經學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名
齊而業殊故謂子豐曰家書多才辯
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自知
爲陋爾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

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
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豐曰不急
爾彥曰且效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
醼小人擊抃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
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
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
爲爾鮑子於是屈而無辭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
幸闕里以太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
天子升廟西面羣臣在庭北面皆再
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
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
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
行非絕倫託備先聖嗣世名學家陛
下謬加抜擢徵臣蘭臺令史會值車

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
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
對曰爲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
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
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
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祖之道
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
崇聖也若夫顧其道嗣得與羣臣同

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惠下道周旦曰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除胥所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歎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十二月爲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爲不吉語子和曰盍辭

乎卦林當作易林漢崔篆嘗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所占驗篆乃駰之祖故曰家答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所以爲吉也且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寢疾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

長彦年十有二次曰季彦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家長彦季彦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車二乘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

祖於禮爲得顧子無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有鄰宗族父獨留此不以劇乎吾以定矣遂還其車留華陰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彥頗隨時爲今學其時多爲章句學季彥壹其家業

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華陰張
太常問何如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彥
答曰性能沉遠則不可測志不在小
則不可度砥厲廉隅則不可越行高
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教業與言俱立
捨己從善不恥服人交友以義不慕
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若此可謂
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弟忠信乎答

曰别而論之則應此條總而目之則
曰孝弟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
○魯人有同歲之計而死者欲爲之
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緦乎
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
同盟覇王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令之
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緦
素上紀先君下録子弟相敦以好相

厲以義人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崔駰學於太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餽馬而未果李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答曰家物

少須祖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禄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祖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為羸非義崔生所不為也且令己乏矣而方須祖入是猶古人欲决江河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〇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

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

相從之○宏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即皇甫規仲淵乃季彥族）吾聞孔氏自三父之後（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今云三父之後猶伯叔季之三宗）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令觀連叢所記信如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負荷矣答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爲業者非惟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

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得道非末
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
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
孫世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
或文或武所統不一故學不稽古仕
無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
也皇甫曰如高明之言是故弗克負
荷矣答曰伯之子孫今其可仕季之

子孫何所能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
之才聖受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成
王伯禽雖致泰乎皆當以不聖蒙弗
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曰善既而或
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
之言爾而子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
子心實不與也荅曰吾其然然此君
來言頗欲相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

道由不獲已也〇長孫尚書問李彥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齊答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爲之季彥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

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何覩乎（離婁黃帝時人能於百步外見秋毫）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爲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〇孔大夫謂季彥曰（大夫乃孔昱字元世少習家學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爲章句內學（西漢士論以經術爲內學諸子雜說爲外學季彥之時方

尚辭文乃以章句為內學經術為外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為之必將有患盡固已乎答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為學學知乎學愚乎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彥曰君頻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

其使人知也以為章句内學迂誕不
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君釋善善之
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學為人謀如
此於義何居且吾子立論必折是非
以是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庸知
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
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禄貴得其義
爾復以此受忠猶甘心焉先聖遺訓

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吾猥爲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君之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爲先人也物極則變此百年之外必

當有明愼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謝不敏○楊太尉（楊震也）問李彥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羣籍如世不歸大儒何歟（彥父子和爲臨晉令擬才而世不以大儒歸）之答曰不爲祿學故也惡直惡醜實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周爾免害爲幸

何大儒之能歸乎〇李彦見劉公客適有獻魚者公熟視魚歎曰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食育鳥獸以爲肴衆座僉曰誠如明公之教李彦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禀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有

知也伏羲始嘗草木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之生也蚊蚋食人蚓蟲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爲蚓蟲生地也知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〇永初二年後漢安帝時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如棬

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秋
苗盡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
術之士各得假變事亟陳厥故季彥
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
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
漢家大忌時下邛長孫子逸止仲淵
弟聞是言也心善之日見上設焉上
召季彥季彥見於德陽殿陳其事如

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謂貴臣母后）夫物之相感必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乖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中（孝殤延平元年）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即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史稱安帝延光元年）季彥聞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

相魯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彥憂遂止乎家季彥爲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隷舉筆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爲楷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史稱年四十七

孔叢子卷七終

臣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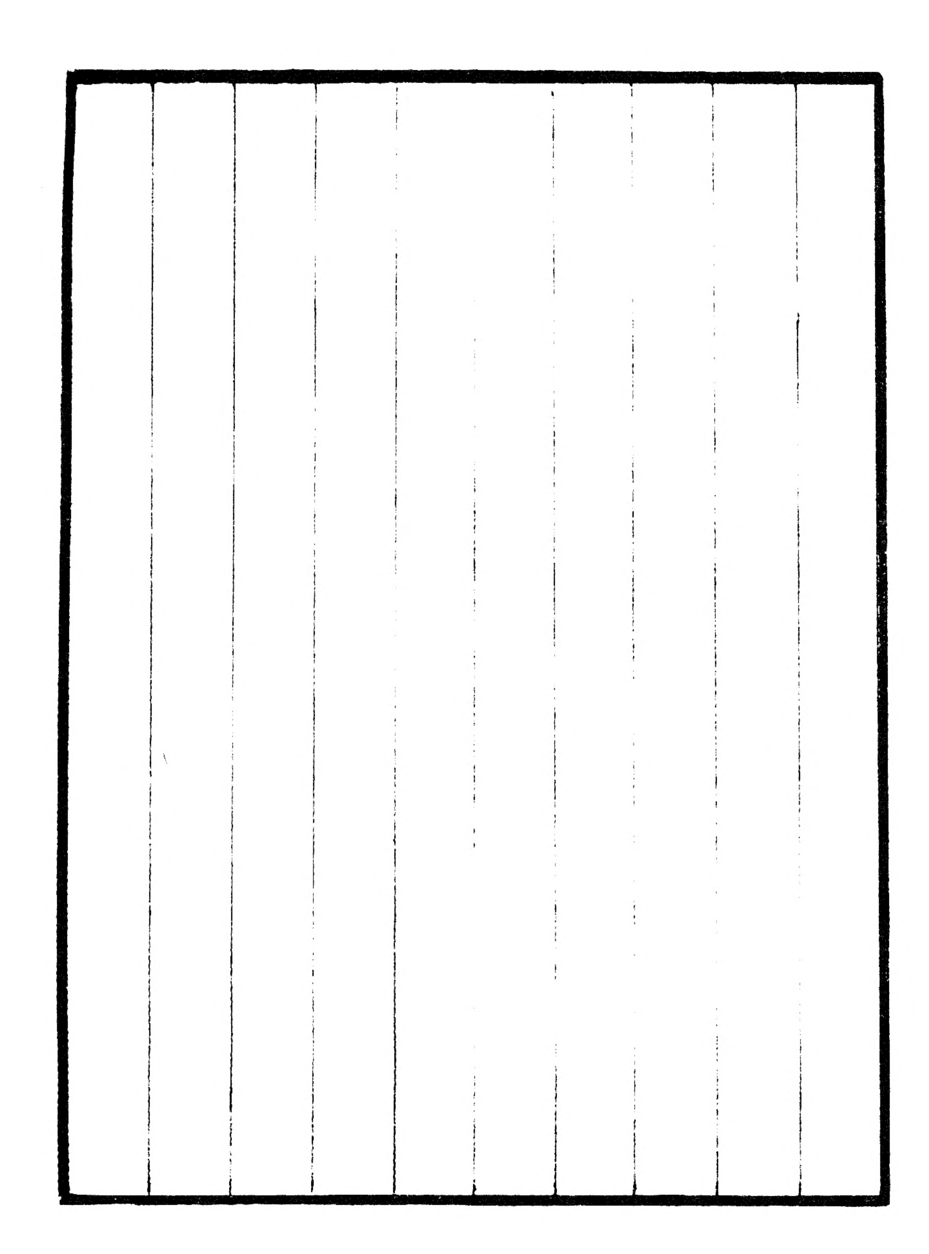
江蘇古籍出版社






臣軌二卷提要

唐武則天撰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鄭樵通志藝文畧所載卷帙並同宋史不著錄案唐會要云長壽二年三月則天自制臣軌兩卷令貢舉人習業停老子又云中宗神龍二年二月二日赦文天下停習臣軌依前習老子書分國體至忠守道公正匡諫誠實愼密廉潔良將利人凡十章是編著錄久佚此冊日本人用活字板擺印卷末題垂拱二年撰乃日本人妄增也



臣軌序

御撰

蓋聞惟天著象庶品同於照臨惟地含章羣生等於亭育朕以庸昧忝位坤元思齊厚載之仁式罄普覃之惠廼中廼外思養之志靡殊惟子惟臣慈誘之情無隔

靡無也聖心無私故視之若一也

常願甫殫微懇上翊紫機爰須衆僚聿匡元化伏以

天皇明逾則哲志切旁求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又曰旁求俊彥啓迪

後人
簪裾總川岳之靈珩珮聚星辰之秀
簪裾珩珮所以别貴賤也左思蜀都賦曰近則江
漢炳靈代載其英蔚若相如𡠋若君王毛詩曰嵩
高惟岳峻極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春秋佐助
期曰漢將蕭何易精生於豐逼於制度也
羣英莅職衆彦分司
莅臨也文子曰知過萬人謂之英孔安國尚書傳
曰美德曰彦
足以廣扇淳風長隆寶祚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但毋之於子慈愛特深雖復已積忠良猶且思垂勸勵

書曰咸懷忠良

昔文伯既達仍加喻軸之言

列女傳曰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理國之要盡在經耳夫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文伯再拜受教矣

孟軻已賢更益斷機之誨

列女傳曰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織問學

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
而問其故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
名儒
良以情隆撫字心欲助成比者太子及王巳撰修身
之訓羣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規
論語曰忠告以善道之
近以暇辰遊心策府
穆天子傳曰觀先王之策府
聊因煒管用寫虛襟
襟心也毛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悅

懌女美

故綴敘所聞以為臣軌一部想周朝之十亂爰著十章

論語曰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鄭元曰亂治也武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謂文母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

思殷室之兩臣分為兩卷

謂伊尹傳說也

所以發揮言行鎔範身心

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爲事上之軌模作臣下之繩準

□□曰禹之爲君也左準繩右規矩

若乃遐想緜載眇鑒前脩

楚辭曰謇吾法夫前脩

莫不元首居尊股肱宣力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資棟梁而成大厦憑舟楫而濟巨川

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唱和相依同功共體

毛詩曰唱予和汝

然則君親既立忠孝形焉奉國奉家率由之道寧二

毛詩曰率由舊章

事君事父資敬之途斯一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臣主之義其至矣乎

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故曰其至矣乎

休戚是均可不深鑒

休美也戚憂也

夫麗容雖麗猶待鏡以端形明德雖明終假言而榮

行

漢書張良言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藥苦於口利於病也

今故以玆所撰曹錫具僚誠非筆削之工貴申裨導之益

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說文曰裨倍益也

何則正言斯重元珠比而尚輕巽語為珍蒼璧喻而非寶

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遂歸遺其元珠論語曰巽與之言能無悅乎周禮曰蒼璧祀天是知贈人以財者唯申郎目之歡贈人以言者能致終身之福

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而竊仁者之跡請送子以言也

若使佩茲箴戒同彼韋弦

韓子曰西門豹之情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急己也

脩已必顧其規立行毋觀其則自然榮隨歲積慶與時新家將國而共安下與上而俱泰察微之士所宜三思

論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

庶照鄙誠敬終高德凡諸章目列於後云

臣軌序終

臣軌上

同體章

夫人臣之於君也猶四支之載元首耳目之為心使也

四支謂手足也元亦首也左氏傳曰狄人歸先軫之元耳聽目視皆由於心故為心之使也

相須而後成體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須乃成其體也

相得而後成用

　君俟臣理臣俟君食上下相得乃成其用也

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

　資敬同也

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也

　古有無子之父無父之家未有無臣之君無君之

　國故云未若也

故虞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孔安國曰言大體若身

余欲左右有人汝翼

孔安國曰左右助也我所有之人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也

余欲宣力四方汝爲

宣布也孔安國曰布力立理之功汝羣臣當爲之也

故知臣以君爲心君以臣爲體

臣稟君令故以君爲心君須臣力故以臣爲體也

心安則體安君泰則臣泰未有心瘁於中而體悅於外君憂於上而臣樂於下

瘁病也言心病則體病君憂則臣憂也

古人所謂共其安危同其休戚者豈不信歟夫欲構大廈者必藉衆材雖楹柱棟梁栱櫨榱桷長短方圓所用各異自非衆材同體則不能成其構

言有棟梁櫨栱之材長短相扶然後成其廣廈

爲國者亦猶是焉

謂人君欲理國者亦必資其衆賢也

雖人之材能天性殊稟或仁或智或武或文然非羣臣同體則不能興其業

言有仁智文武之臣同其心體然後興其功業也

故周書稱殷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夷平也孔安國曰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
不同也
此其所以亡也
言殷以離心而亡也
周武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亂治也孔安國曰言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
此其所以興也
言周以同德而興也
尚書曰明四目達四聰
孔安國曰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

謂舜求賢使代已視聽於四方也昔居蒯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

汝夔舛也杜預曰職在外故主視也

汝爲君耳將司聽也

汝師曠也杜預曰樂所以聽耳也

軒轅氏有四臣以察四方故尸子云黃帝四目

言有賢臣爲君視於四方

是知君位尊高九重奥絕

楚詞曰君之門若九重也

萬方之事不可獨臨故置羣官以備爪牙耳目

毛詩曰圻父予王之爪牙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各盡其能則天下自化

盡其臣之所能

故冕旒垂拱無爲於上者人君之任也

晏子曰古者人君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書曰垂

拱而天下理論語曰無爲而理者其舜歟

憂國恤人竭力於下者人臣之職也

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人又曰乃命三后恤功

於人至忠章曰竭力盡勞而不望其報

漢名臣奏曰夫體有痛者手不能無存心有懼者口

不能勿言

言手必存之口必言之以喻忠臣事君有過必諫也

忠臣之獻直於君者非願觸鱗犯上也良由與君同體憂患者深志欲君之安也

韓子曰龍之爲蟲也擾柔而可狎而騎然而喉下有逆鱗若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全也

陸景典語曰國之所以有臣臣之所以事上非但欲備員而已

言君之俟臣欲其助巳宣化豈但備其員數而巳

天下至廣庶事至繁非一人之身所能周也

必俟賢臣之力

故分官列職各守其位

各有司在

處其任者必荷其憂

憂其所主事也

臣之與主同體合用主之任臣旣如身之信手臣之

事主緐如手之繫身上下協心以理國事

協合也

不俟命而自勤

同體故也

不求容而自親

協心故也

則君臣之道著也

臣主同體上下協心是其道著

至忠章

蓋聞古之忠臣事其君也盡心焉盡力焉稱材居位

稱巳之材而居其位

稱能受祿

稱己之能而受其祿

不面譽以求親

不面譽其君以求親己也

不愉悅以苟合

不苟悅君心而與之合

公家之利知無不爲

左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

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人內匡君之過外揚君之美不以邪損正

爲正不爲邪也

不爲私害公

納公而棄私也

見善行之如不及

論語曰見善如不及

見賢舉之如不逮

若鮑叔薦管仲子皮升子産也

竭力盡勞而不望其報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務有益於國務有濟於人

言臣竭力盡勞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報者務其益國濟人故也

夫事君者以忠正爲基忠正者以慈惠爲本故爲臣不能慈惠於百姓而曰忠正於其君者斯非至忠也

至忠之臣則先行慈惠於百姓而後忠正於其君也

所以大恩必懷養人之德而有恤下之心利不可並去小利也

忠不可兼行大忠也

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

若存小利則大利不成若守小忠則大忠必廢故小利爲大利之殘小忠爲大忠之賊所以必捨小而取大也

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言臣之事君竭忠盡節夙夜匪懈勤勞不倦無所不爲如土之性也

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多其功而不言

不自伐其功也

此忠臣之道也尚書曰成王謂君陳曰爾有嘉謀嘉

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

孔安國曰汝有善謀善道則入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也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孔安國曰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

恖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孔安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也

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人作忠善則稱親過

則稱已則人作孝昌言曰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

言常在其左右也

不倦乎勞辱之事

言雖有勞辱之苦而不以爲倦也

見父母體之不安則不能寢見父母食之不飽則不能食

憂思在心故忘其寢食孝經曰病則致其憂

見父母之有善則欣喜而戴之

樂之而不厭

見父母之有過則泣涕而諫之
恐其不從己故涕泣以感之
孜孜爲此以事其親焉有爲人父母而憎之者也
孔安國尙書傳曰孜孜勸勉不怠也
人之事君也使無難易無所憚也事無勞逸無所避
也
言皆樂爲之不以難易勞逸而生憚避也
其見委任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
敢怨恨而加勤
見君之委任則拾恩而加敬見君之遺忘則不怨

而加勤此爲臣之道

險易不革其心安危不變其志

革改也言不以安危險易而改變其心志也

見君之一善則竭力以顯譽唯恐四海之不聞

欲君之善徧於天下

見君之微過則盡心而潛諫唯慮一德之有失

恐君之過聞於他人

孜孜爲此以事其君焉有爲人君主而憎之者也故

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也

親知然後乃爲孝也

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也

君知然後乃爲忠也

古語云欲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

言忠臣必出於孝子也孝經曰故以事君則忠也

非夫純孝者則不能立大忠

言大忠必出於純孝也左傳曰穎孝叔純孝愛其母施及莊公也

夫純孝者則能以大義修身知立行之本

論語曰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歟鄭元曰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

欲尊其親必先尊於君
君尊而親卑故
欲安其家必先安於國
國大而家小故
故古之忠臣先其國而後其親先其國而後其家何
則國者親之本也親非君而不存國者家之基也家
非國而不立
親由君而得存家因國而得立故先君而後親後
家而先國
昔楚恭王召令尹而謂之曰常侍管蘇

管氏蘊名常侍於君
與我處常勸我以道正我以義
言常以爲君之道義勸正我已
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
以其勸正巳故
雖然吾有得也
謂得其爲君之道義
其功不細
言勸正之功甚大
必厚祿之乃拜管蘊爲上卿若管蘊者可謂至忠至

正能以道濟其君者也

守道章

夫道者覆天載地高不可際深不可測

言道之廣大無所不包故上覆於天下載於地高而不可窮其際深而不可測其原

苞裹萬物

道之旅布無不含容

稟授無形

千品萬物皆始於道

舒之覆於六合卷之不盈一握

言能屈伸隨變

小而能大

小入無間大苞無外

昧而能明

外闇而內明也

弱而能強

後身而身先也

柔而能剛

卑而不可踰也

夫知道者必達於理

理由道達

達於理者必明於權

權由理明

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

不以外物而害於己

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夫權道反經合義無所不通審其安危明其去就

福至不喜禍至不憂唯變所適故莫之能害也

以此退居而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佐時而匡

主忠立名顯而身榮

言以此道退居而閑遊潛遁則江海山林之士皆服從於巳以此道佐時而臣其君主則忠名顯而身先榮也

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

退謂閑遊進謂臣主

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

言道之所在者聖人尊貴之故黃帝問廣成於峒山唐堯見四子於汾水

老子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河上公曰道以無為為常也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河上公曰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効於已也

以道佐人主者

河上公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

不以兵强於天下

河上公曰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任德敵

人自服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河上公曰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

器也不當修飭也

故有道者不處

河上公曰有道之人不處其國也

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河上公曰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河上公曰中士聞道治身則長存治國則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利感於情欲而復亡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河上公曰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

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也

不笑不足以爲道

河上公曰不爲下士所笑不足名之爲道也

莊子曰夫體道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言體道之人隨物變化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一心定而萬事得

事得由乎心定

文子曰夫道者無爲無形

湛然安靜莫見其形

內以修身外以理人

言理人脩身皆資於道

故君臣有道卽忠惠

君惠而臣忠也

父子有道卽慈孝

父慈而子孝也

士庻有道卽相親

更相親愛

故有道卽和同無道卽離貳

言人有道者雖踈遠而必和同無道者雖親近而必離貳言道不可不貴也

由是觀之無道不宜也

　道周萬物故所在皆宜也

管子曰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

　纔自足也

天下行之不聞不足

　道濟羣品故皆足也

所謂道者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

　言福之大小在其所取之也

道者所以正其身而清其心者也

　言正身清心非道不可矣

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

夫言行合宜忠孝得節皆由於道故君子守之也

淮南子曰大道之行猶日月

言道明自廣遠如日月臨天下無所不至也

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所馳騖千里不能移其處

自江至河不能千里故其所不易千里之内晷景同故其處不移道亦然也

其趨捨禮俗無所不通

道能通於萬事

是以容成得之而爲軒轅傅說得之而爲殷相

得謂得道
故欲致魚者先通水
泉深而魚自至
欲致鳥者先樹木
林茂而鳥自歸
欲立忠者先知道
知道而忠自立
又曰古之立德者樂道而忘賤故名不動心樂道而
忘貧故利不動志
言立德之人志在於道貧賤之辱尚乃忘之則名

利之榮豈能動矣也

職繁而身逾逸官大而事逾少

以道理之故也

靜而無欲

志清靜而無所欲也

澹而能閑

心恬憺而能閑逸也

以此脩身乃可謂知道矣

言能以此六者脩身然後乃可謂之知道矣也

不知道者釋其所以有求其所未得

不知道之人則釋其巳之所以有而求其巳之所未得者也

神勞於謀知煩於事勞於分外故也

福至則喜禍至則憂禍福萠生終身不悟此由於不知道也說苑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山高而後有雲雨也

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水深而後有蛟龍也

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矣

道成而後有福祿也

萬物得其本則生焉百事得其道則成焉

本亦道也

公正章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爲

夫天覆於上地載於下日月之爲臨燭四時之有

代謝而豈有私哉

忍所私而行大義可謂公矣

夫志士仁人佐時匡主順天地之道行公正之心

不以親昵而變其情不以利害而易其操故周公

誅其弟石碏戮其子行大義而滅其親如此者可
謂公矣也

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
智而用私彌長其邪愚而用公轉近於正

人臣之公者理官事則不營私家
營私家則官事不成

在公門則不言貨利
言貨利則公門不正

當公法則不阿親戚
阿親戚利公法不行

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

避仇讎則野有遺賢左傳曰外舉不弃讎

忠於事君仁於利下

言人臣之公者事君則盡忠利下則盡仁

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

伊尹呂望也論語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巳又曰君子羣而不黨

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也

伊呂忠義於湯武公正於殷周竭意君朝無心私室故得功存於古名顯於今可謂人臣之公也

理人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公而已矣

唯公可以當此一焉

唯公心可以奉國唯公心可以理家

言無公心則不可理家奉國矣

公道行則神明不勞而邪自息

公道既行則人皆正直故神明不勞而姧邪自息也

私道行則刑罰繁而邪不禁

私道既行則人皆虛詐故雖繁其刑罰而姦邪不止也

故公之爲道也言甚少而用甚博

公正無私其事易立故出言雖少而所用則博也

夫心者神明之主

神不心不明故以心爲主

萬理之統也

統攝萬理皆由於心也

動不失正天地可感而况於人乎故古之君子先正其心

言動發心神不失其正則雖天地之大亦可感矣天地可感而况於人乎是以古之君子樹德立功

者莫不先正其心矣也

夫不正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鑒於流波而鑒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見其善惡而物無怨者以鏡水至公而無私也鏡水至公猶免於怨而況於人乎

言人能公正者則必不能怨也矣

孔子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

言榮辱隨其所行也
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
禍福由榮辱而生也
何謂六正六邪六正一曰萠芽未動形兆未見
謂事未發之時
照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
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
謂使功格上天德流後裔也
天下稱孝焉
稱主之孝

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
白謂潔白
進善通道
通有道之人於其君
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
勉謂勸勉諭猶曉也長策若張良八難陳平六奇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孝經曰將順其美鄭元曰善則稱君又曰匡救其
惡鄭元曰過則稱已
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

伐猶取也言功事立雖由於己而皆歸之於君不敢獨取其勞也

如此者大忠也三曰畢身賤體夙興夜寐

毛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進賢不懈

進舉賢良而不解怠

數稱於往古行事以勵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

往古行事者謂往君所行之事若堯舜禹湯者稱之以勵其君

如此者忠臣也四曰察見成敗早防而救之

謂察見其君有成敗之事則早設智謀以防救之
也
引而復之
君若已有傾敗則引使復其未有之時
塞其間
塞君爲惡之間隙也
絕其源
絕君爲過之根源也
轉禍以爲福令君終以無憂
能轉君昔時之禍以爲今日之福而令終世無憂

也

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

文謂簿書也職主也

辭祿讓賜不受贈遺

言以貞白自居故雖有祿贈皆讓而不受也

衣服端齊食飲節素

守其廉潔不爲奢侈

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

雖國之昏亂惡貞醜正任姧用邪而不諂諛以曲

從君意

然而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

夫昏虐之君好行誅戮怒忠直之士喜諂佞之人而能不憚嚴顏面言過失不辭身死冀其護國得安故龍逢以亡比干以喪志存必誅故不悔所行也

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六邪一曰安官貪祿

安其所居之官貪其君之爵祿

營於私家不務公事

營私家之榮弄公室之事

懷其智藏其能

不用之以匡其君也

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

言君思其善論想其良策同於飢渴猶不肯盡節以告之也

容容乎與代沈浮上下左右觀望

容容自安之貌左右觀望言希旨而取容

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

言進退隨君不爲匡諫也

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

隱猶私也言私求其主之所好之物而進之以快

其主之耳目心意也
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
言苟得與君合志同爲歡樂豈顧有其後害也
如此者諛恖也三日中實詖險外貌小謹
内慢而外恭也
巧言令色
論語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又心疾賢
疾害賢能恐君用之
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

其美

冀己意之得行

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

皆由進人退人不實故也

如此者姦恐也四曰智足以飭非辯足以行說反言

易辭而成文章

能令是非無定所也

內離骨肉之親

弃宗族也

外娇亂朝廷

陷良善也
如是者讒慝也五曰專權擅威
威權皆在於己而不由其君也
持操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
擅發己情持操國事以爲輕重於其私門成其朋
黨以富其家業也
又復增加威權擅矯主命以自貴顯
又增己之權矯主之命而作威作福以自尊顯也
如此者賊慝也六曰諂主以邪墜主不義
進諂媚之言用邪僻之行而使其君陷於不義

朋黨比周以蔽王明

讒佞之人共爲朋黨以蔽主之明不得使其彰著也

入則辯言好辭

語於王也

出則更復異其言語

謗其君也

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閒

閒猶隔也言能黠白作黑飾非爲是使白黑是非無隔別也

候伺可不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
謂候伺君之行事詭毀以成其惡如可推尋因而
附會以爲實然遂使主之過惡彰布境內流聞四
鄰也

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
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

見人所樂

死則見思

見人所思

此人臣之術也

匡諫章

夫諫者所以匡君於正也

謂匡救其君使合於正道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易曰蹇卦六二爻辭也王輔嗣曰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

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

臣之事君鮮能忠正故以蹇蹇之材爲難也

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除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而不諫者忠臣不忍爲也

忠臣則必諫其君

春秋傳曰齊景公坐於遄臺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享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

杜預曰濟益也

君臣亦然

杜預曰亦如羹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杜預曰否不可也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杜預曰獻君之否以成君之可也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
而人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杜預曰詩頌殷中宗也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
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也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
也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家語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忠乎孔子不對又問三皆不對趨而出告於子貢曰公問如此爾以爲何如

爾汝也

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忠矣夫子奚疑焉

奚何也

孔子曰鄙哉爾不知也昔萬乘之主有諍臣七人則主無過舉

言舉事無過失也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

道不失天下

千乘之國有諍臣五人則社稷不危

孝經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百乘之家有諍臣三人則祿位不替

替廢也孝經曰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父有諍子不陷无禮

孝經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士有諍友不行不義

孝經曰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忠

言其不得為忠孝也孝經曰從父之令焉得為孝

乎鄭元曰委曲從君父之令善只為善惡只為惡

又焉得為忠臣孝子乎

新序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

能諫暴君不畏其死乃為忠勇

見過則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

見君之有過則犯顏而諫之諫而不用則以死繼

之可謂忠之至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

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言此三者皆國家之大患也

公曰善乃令曰臣有欲進善言而謁者不通罪至死

謁者官名也言臣欲有進善言於其君而謁者之官不通聞於上則罪至於死

說苑曰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

夫臣於人者不其難乎察通變之理識安危之機然後可以事其君矣故書曰為臣不易

君有過失而不諫諍將危國家殞社稷也

見君之有過失而不能盡忠以諫諍則是將欲危其國家殞其社稷也

有能盡言於君

謂盡忠貞之言於其君無所藏隱也

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

君用其言則留不用其言則去也

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諍

謂能以死諍其君也

有能率羣下以諫君

羣下謂衆臣也

君不能不聽

言必聽也

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

由其用諫故也

竟能尊主安國者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反君之事

謂奪君之私心歸之於正義

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而成國之大利者謂之弼故

諫諍輔弼者所謂社稷之臣明君之所貴也

言諫諍輔弼雖事迹有殊至於安國寧人其功不

異故俱謂社稷之臣而明君之所貴也

又曰夫登高棟臨危檐而目不眴心不懼者此工匠之勇也

眴猶動也

入深泉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父之勇也入深山刺猛獸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也臨戰先登暴骨流血而不辭者此武士之勇也居於廣廷作色端辯以犯君之嚴顏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

杜預左傳注曰軒大夫車

後雖有斧鑕之誅未爲之懼者此忠臣之勇也君子

於此五者以忠愿之勇爲貴也
夫武士獵夫工匠漁父雖有匹夫小勇而不能成其大功至於忠果之臣公正之士廣庭作色犯主嚴不顧乘軒之榮不憂斧鑕之戮而使國安人泰理定功成道著當時名流後代故爲君子之所貴也

代要論曰夫諫諍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
矯君之枉正君之非
救上之謬也
救君上之謬誤

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

害於理人之事

害於事則危

國不安也

故論語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鄭元曰相扶工者也

然則扶危之道莫過於諫

諫則無傾危也

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興貴在諫子若君父有非臣子不諫欲求國泰家榮不可得也

孝經曰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

鄭元曰君父有不義臣子不諫諍則亡國破家之道也

臣軌上終

臣軌下

誠信章

凡人之情莫不愛於誠信

誠謂無虛操信謂不惑期言能忠誠信實者則人皆愛矣

誠信者卽其心易知

言無誠信者則不可知矣

故孔子曰爲上易事爲下易知

上有誠信則易事下有誠信則易知

非誠信無以取愛於其君非誠信無以取親於百姓

人有誠信則君愛之君有誠信則人親之言致親

愛唯在誠信也

故上下通誠者則暗相信而不疑其誠不通者則近

懷疑而不信

言君臣誠通者則暗合而無疑誠異者則雖近而

不信也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鄭元曰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鄭元曰大車栢車小車羊車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節之車待輗軏而行猶人之行不可無信也

呂氏春秋曰信之爲功大矣

謂天地四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待信而成故曰大也

天行不信則不能成歲地行不信則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夏之德暑暑不信則其物不長秋之德雨雨不信則其穀不堅冬之德寒寒不信則其地不剛夫以天地之大四時之化猶不能以

不信成物况於人乎

言人不可以無信也

故君臣不信則國政不安

有傾危也

父子不信則家道不睦

失孝慈也

兄弟不信則其情不親

無恭友也

朋友不信則其交易絶

不能久也

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者其唯信乎

信則終始不二

信而又信重襲於身

襲猶服也

則可以暢於神明通於天地矣

暢亦通也

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道孔子對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信而後求智焉

言弓不調而勁則摧折馬不服而良則泛佚士不

信而智則虛詐也

若士不慤信而有智能譬之豺狼不可近也

夫士無慤信而有智能適足助其姦雄之材而爲亂君父帥比豺狼而縱虐其可近哉

昔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

鄭玄曰政有此三者則國强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

鄭玄曰言人所特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

已食又可去也

體論曰君子脩身莫善於誠信

言誠信乃脩身之本

夫誠信者君子所以事君上懷下人也

懷歸也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與期焉

有信故也

此以誠信爲本者也故誠信者天地之所守而君子之所貴也

天地有誠信然後萬物成君子有誠信然後百行著故天地所守君子所貴也

傅子曰言出於口結於心

結謂纏結

守以不移以立其身

謂守其前言而不移易也

此君子之信也故爲臣不信不足以奉君爲子不信不足以事父

奉又事也言事君事父不可以無信

故臣以信忠其君則君臣之道逾睦子以信孝其父

則父子之情益隆

言臣不能以信忠於其君則君臣之道離貳子不能以信孝於其父則父子之情衰薄也

夫仁者不妄爲

爲得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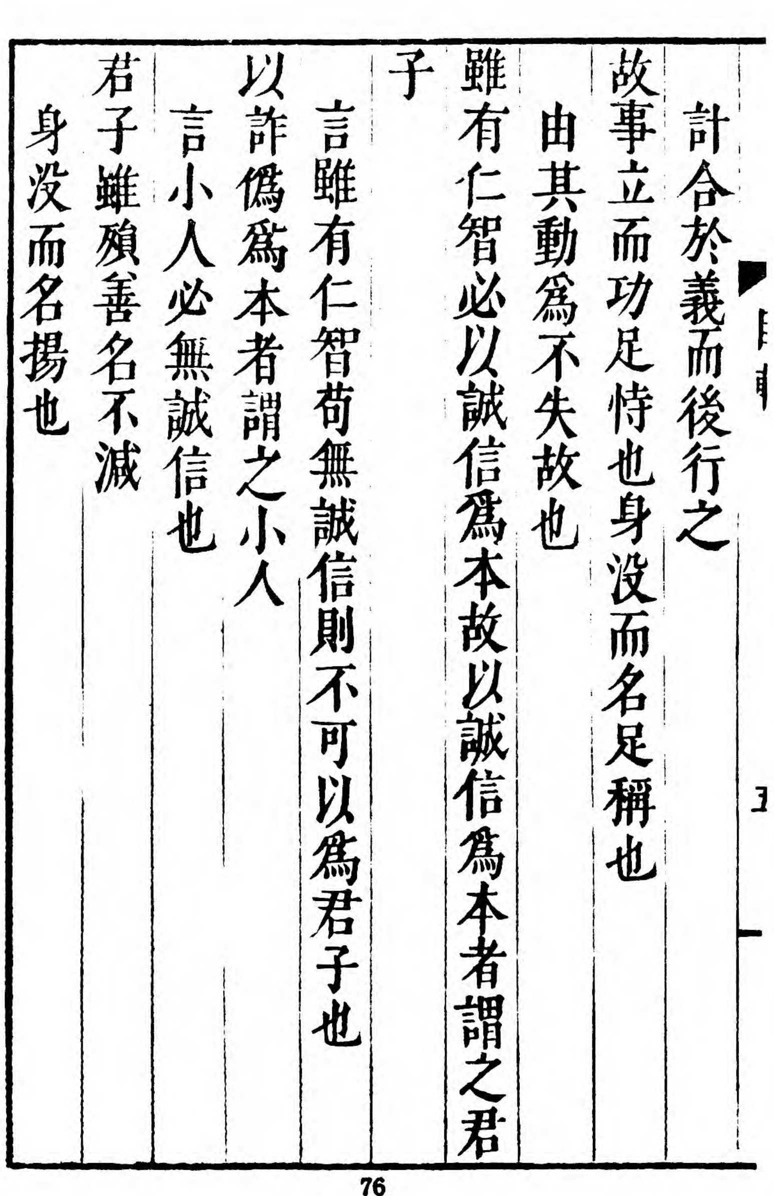
知者不妄動

動合於禮

擇是而爲之

不爲非也

計義而行之


計合於義而後行之
故事立而功足恃也身沒而名足稱也
由其動爲不失故也
雖有仁智必以誠信爲本故以誠信爲本者謂之君子
言雖有仁智苟無誠信則不可以爲君子也
以詐僞爲本者謂之小人
言小人必無誠信也
君子雖殞善名不滅
身沒而名揚也

小人雖貴惡名不除

位隆而惡著也

愼密章

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愼

謂若曾參顏回之儔

謀慮機權不可以不密

謂若孔光陳寵之儔

憂患生於所忽

忽輕也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所忽也

禍害興於細微

言禍害之事皆從細微而起故蟻溜漂都突煙焚邑也

人恩不慎密者多有終身之悔

夫不慎於始則禍成於末雖終身積悔其可及哉

故孟德長恨於英雄智伯永慙於水灌也

故言易洩者召禍之媒也事不慎者取敗之道也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謀者謀於未兆慎者慎於未成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

早慮則不困早豫則不窮故書曰敬戒無虞易曰思患豫防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

爲所非爲必致傾危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巳之憂終日行不遺巳之患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憂患不至而吉乃大來也

唯智者能之

若非智者則必有其憂患也

故恐懼戰兢所以除患也恭敬靜密所以遠難也終身爲善一言敗之可不愼乎

失之毫釐以差千里成之難毀之易雖終爲善而一言敗之不可不愼也

夫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

論語曰駟不及舌鄭元曰君子過言出口駟馬追之不及也

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

人之出言若不當於理則及自傷巳同於兵刃也

言出於巳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

邇近也若言布於人行流於遠雖欲復止其可得乎故君子愼之也

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

韓康伯曰樞機制動之至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夫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言於未覩未聞之前而戒懼之故能免於患難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言隱微尤爲顯見以其無隱不彰無微不著故也

是故君子愼其獨

獨謂獨居

在獨猶愼況於事君乎況於處衆乎

言事君處衆則愼之彌甚也

昔關尹謂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

影長身短則影短

響隨言而美惡影隨身而短長以逾憂患寵榮亦

隨人所行也

言者所以召響也身者所以致影也

言之所以召響身之所以致影亦猶愼之所以致

福慢之所以召禍也

是故愼而言將有和之愼而身將有隨之

而汝也言禍福之理旣由人而興故當愼汝之言

愼汝之身

昔賢臣之事君也入則造膝而言出則詭詞而對

人或問之則不告以實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

爲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詞辟善則其稱君過則

其稱已也

其進人也唯畏人之知不欲思從已出其圖事也必

推明於君不欲謀自已造畏權而惡寵

畏其威權惡其貴寵而不欲居之

晦智而韜名

晦其深智藏其美名不欲使人知之韜藏

不覺事之在身不覺榮之在己

言能混齊榮辱

人閉其口我閉其心人密其外我密其裏

裏猶內也心尚閉之況其口乎內尚密之況其外乎

不慎而慎不恭而恭

或於無形

斯大慎之人也故大慎者心知不欲口知其次慎者口知不欲人知

口知謂口言也

故大慎者閉心次慎者閉口下慎者閉門昔孔光稟性周密凡典樞機十有餘年時有所言輙削草稾

謂進言於其君也削草槀者懼其事洩於外
沐日歸休兄弟妻子讌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言其義愼深也
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
温室殿名也在長樂宫中
光默而不應更答以他語
捨温室之樹而別以他語答之
若孔光者可謂至愼矣故能終身無過享其榮祿
周密故無過至愼故享祿也
廉潔章

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

清靜無爲天之德也人能體之則天與之時所謂用天之道矣

恭廉守節則地與之財

恭廉守節地之德也人能體之則地與之時所謂分地之利矣

君子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毀廉

言君子之人雖處富貴不以奢侈之養而傷其身雖居貧賤不以無義之利而毀其廉言所爲必合於道也

知爲吏者奉法以利人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人
言知爲吏之道者則奉公法以利人不知爲吏之道者則枉公法以侵人也
理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寶也
吏能廉平則患難遠已故爲寶也
非其路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
越分故也
知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
知其不可故也
是以遠害而名彰也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眞守清以

保其身富財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
夫不義而處富財必招却奪之患無德而居高位
必踐傾危之災故富財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
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性廉潔也

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
以子爲悋且不顯國也
仲孫不曉文子之意故發此言

文子曰然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

欲與國人同其好惡

且吾聞君子以德顯國不聞以妾與馬者夫德者得之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也

若唯自得則不足以行矣

若獨貪於奢侈好於文章是不德也何以相國

文章謂錦綺之屬也

仲孫憖而退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

賀其貧也

宣子問其故對曰昔欒武子貴而能貧故能垂德於後今吾子之貧是武子之德能守廉靜者致福之道

也吾所以賀宣子再拜受其言宋人或得玉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

杜預曰玉人能治玉者也

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公儀休爲魯相使食公祿者不得與下人爭利

爭商賈之利也

受大者不得取小

大謂君祿小謂人利也

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故遺君魚何

故不受公儀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

言已爲相祿足以自給其魚

今受魚而免相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良將章

夫將者君之所恃也

恃之以禦侮也

兵者將之所恃也

恃之以勝敵也

故君欲立功者必推心於將

推其誠心於將

將之求勝者先致愛於兵

致其慈愛於兵

夫愛兵之道務逸樂之務豐厚之不役力以爲巳不貪財以殉私內守廉平外存憂恤

言將愛兵之道務使其逸樂豐厚不可役兵之力以爲於巳不可貪兵之財以殉其私內守廉平之性外存憂恤之心也

昔賓嬰爲將置金於廊下任士卒取之私金且猶散施豈有侵之者乎吳起爲將卒有病癰者吳起親自

叱之其愛人也如此豈有苦之者乎夫將者心也兵體者也

言兵將共爲心體也

心不專一則體不安將不誠信則卒不勇

言心能專一然後體安將有誠信然後卒勇也

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

必以其身先於士卒而不避矢石之害也

暑不張蓋寒不被裘軍井未達將不言渴

達謂徧得汲也

軍幕未辨將不言倦當其合戰必立矢石之間所以

齊勞逸共安危也夫人之所樂者生也所惡者死也然而矢石若雨白刃交揮而士卒爭先者非輕死而樂傷也夫將視兵如子則兵事將如父將視兵如弟則兵事將如兄

若將無子弟之恩則兵無父兄之敬皆由其將也故語曰父子兄弟之軍不可與鬬由其一心而相親也是以古之將者貴得衆心

言以得衆心爲貴也

以情親之則木石知感況以愛率下而不得其死力乎

言將若能以情親其士卒則雖曰木石猶感應矣
況以仁愛率下而不得其死力乎言其必得之矣
孫子兵法曰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
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
謂因地高下制其避就之形也
兵因敵而制勝
謂因敵虛實制其尅捷之勝也
兵無常道
隨時之變
水無常形

任地之勢

兵能隨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良將也所謂虛者上下有隙將吏相疑者也所謂實者上下同心意氣俱起者也善將者能實兵之氣以待人之虛不善將者乃虛兵之氣以待人之實虛實之氣不可不察

虛者喪兵之本實者勝敵之源得失由之故不可不察

昔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爲勝吳子曰兵以整爲勝武侯曰不在衆乎

武侯之意以衆爲勝矣

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

杜預左氏傳曰鼓以進軍金以退軍

所謂整者居則有禮

有軍旅之禮也

動則有威

有征伐之威也

進不可當退不可追

進退不失其宜故也

前却如節左右應麾

謂得前却之節應左右之麾也

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是之謂禮將也吳起臨戰左右進劒吳子曰夫提鼓揮枹臨難決疑此將軍也

軍法合戰則將自鼓也

一劒之任非將事也夫將有五材四義知不可亂明不可蔽信不可欺廉不可貨直不可曲此五材也受命之日忘家出門之日忘親張軍鼓宿忘主

宿謂止宿鼓以進之

援枹合戰忘身此四義也將有五材四義百勝之術

也
謂得百戰百勝之術
夫攻守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
攻恃吾之不可攻也
言攻戰守備之法無恃其敵不來當恃吾有備以
待之無恃其敵之不攻當恃吾之兵整不可攻也
夫將若能先事慮事先防求防如此者守則不可攻
攻則不可守
我守則彼不可攻我攻則彼不能守言其進退由
已也

若驕貪而輕於敵者必為人所擒

□為敵人所擒虜也

昔子發為楚將攻秦軍絕饋餉

軍中饋餉無後繼之也

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其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

以其絕於饋餉故用升分菽粒言不能全菽也杜預左氏傳註曰菽大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

又問曰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

牛羊曰芻犬豕曰豢

後子發破秦而歸毋閉門而不納

怒其失爲將之道故不許入門

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歟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足加美而士卒如有醉客懷其德也戰自五焉

士卒懷其恩德故至於戰陳各自盡力一當敵之五焉

異日又有獻一囊糗糒者

書曰峙乃糗粮孔安國曰皆當貯峙汝糒糒之粮

也

王又以賜軍士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足踰嗌

嗌咽喉也

士卒如有飫容

飫飽也

懷其恩也戰自十焉

一當敵之十也

今子爲將士卒幷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

粱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其上

死地謂升分菽粒康樂謂芻豢黍

雖復得勝非其術也
言非爲將之道術也
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然後得入及後爲將乃
與士卒同其甘苦
能齊其勞共安危也
人懷恩德爭先矢石
爭先犯於矢石
遂功名日遠若子發之母者可謂知爲將之道矣昝
趙孝成王時秦攻趙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爲將括母
上書曰括不可使將也

言括之才不任將帥

始妾事其父

括之父奢

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

親自奉飯以十數者所以厚養其士欲盡其力

所交者以百數

以友道交之者又百數也

大王所賜金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共之

不獨受君之賜

受命之日不問家事

專於君命

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

東向而朝者避君之南面也

軍吏無敢仰視之者

言括不撫士故軍吏懼也

王所賜金帛歸悉藏之

不與士卒共之

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

欲取之以自益

父子不同執心各異

奢仁惠括貪虐

願王勿遣

勿遣代廉頗也

王曰吾計已決矣

謂用括之心已定矣

括母曰王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

言括之有罪必坐於已也

王曰不也

言必不使罪相及也

括遂行代廉頗爲將四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

終如括母之言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覆謂威力兼
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見擒制故以覆爲文也
王以括母先言不加誅也若趙括母者可謂豫識成
敗之機也

利人章

夫黔首蒼生天之所甚愛也
書曰惟天惠人史記曰秦命人爲黔首
爲其不能自理故立君以理之
左傳曰天生人而樹之君
爲君不能獨化故爲臣以佐之

書曰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夫臣者受君之重位牧天之甚愛

牧養也

焉可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

利人事主則思安俗故居上而下不重處前而後不

怨

言君子既能利人安俗故居上而下不以爲重處

前而後不興其怨

夫衣食者人之本也

人非衣食不生故爲人之本也

人者國之本

國非人不立故爲國之本

人恃衣食猶魚之待水國之恃人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可以生人無足則不可以步故夏禹稱人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

皆引過以歸也

是以爲惡之忠者先利於人

利人然後乃爲忠也

管子曰佐國之道必先富人人富則易化是以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

不相襲也

然俱王天下者必國富而粟多

言國富粟多乃可以王於天下

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

貴其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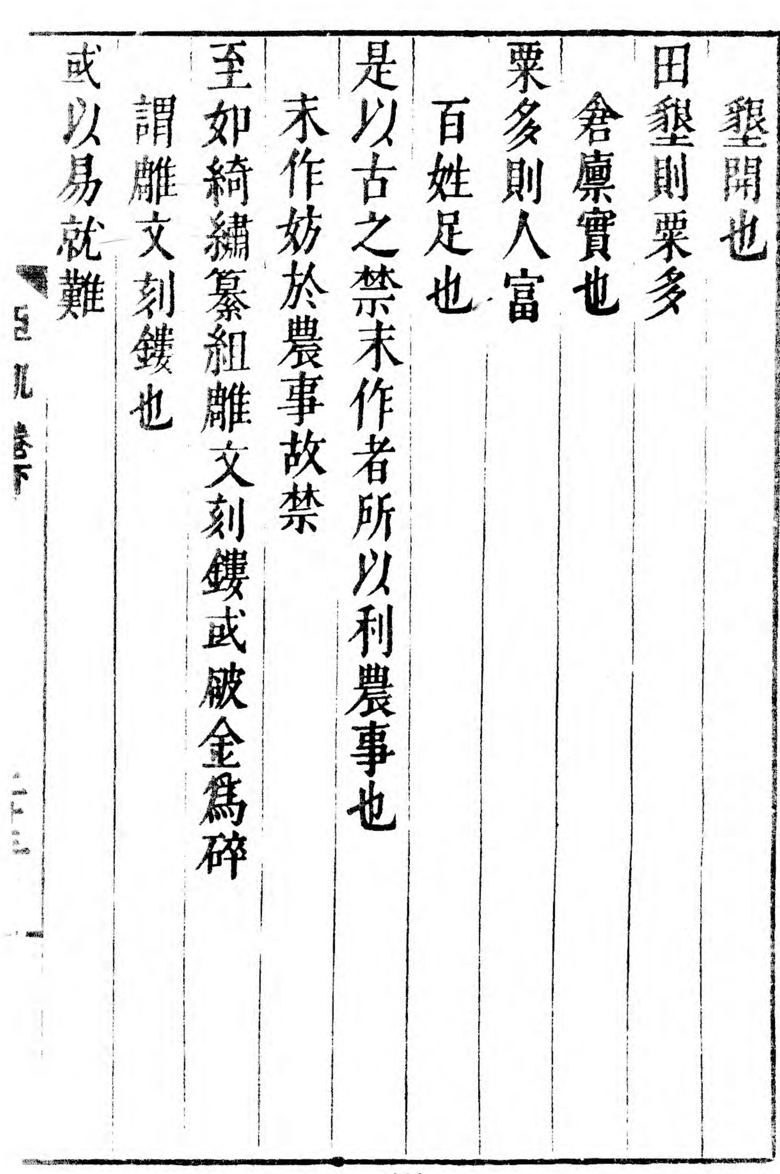
勸農之急必先禁末作

末作謂雕文纂組也

末作禁則人無遊食人無遊食則務農

務勤農業

務農則田墾



墾開也

田墾則粟多

倉廩實也

粟多則人富

百姓足也

是以古之禁末作者所以利農事也

末作妨於農事故禁

至如綺繡纂組雕文刻鏤或破金爲碎

謂雕文刻鏤也

或以易就難

謂綺繡纂組也

皆非久固之資徒豔凡庸之目如此之類爲害實深故好農功者雖利遲而後富好末作者雖利速而後貧但常人之情罕能遠計弃本逐末十室而九

本謂農功末謂末作

纔逢水旱儲蓄皆虛良爲此也

爲弃本逐末故也

故善爲恩者必先爲君除害興利所謂除害者末作也所謂興利者農功也夫足寒傷心人勞傷國自然之理也養心者不寒其足爲國者不勞其人

爲猶理也

臣之與主共養黎元必當省傜輕賦以廣人財

謂省人傜役十一而稅也

不奪人時以足人用

論語曰使人以時

夫人之於君猶子於父母未有子貧而父母富子富

而父母貧

言必同其貧富也

故人足者非獨人之足國之足也人匱者非獨人之

匱國之匱也是以論語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孰誰也

故助君而恤人者至忠之遠謀也損下而益上者人臣之淺慮也

謂減損下人而增益君上

賈子曰上古之代務在勸農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而餘三年之蓄三十年耕而人餘十年之蓄故堯水九年湯旱七載野無青草而人無飢色者誠有此備也

有此勸農之備

故建國之本必在於農忠臣之思利人者務在勸導

家給人足則國自安焉論曰夫君臣之道上下相資喻涉水之舟航比翔空之羽翼

管子曰齊桓公歎曰孤之有仲父若飛鴻之有羽翼也

故至神攸契則星象降於穹蒼妙感潛通則風雲彰於寤寐

王文憲集序曰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其同體也則股肱耳目不足以匹其同其益政也則麴櫱鹽梅未可以方其益

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諒直之操由此而興節義之風因斯以著是知家與國而不異君與親而一歸顯已揚名惟忠惟孝每以宮闈暇景博覽瓊編觀徃哲之弼諧覩前言之龜鏡

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未嘗不臨文嗟尚撫卷循環庶令匡翊之賢更越夔龍之美

夔龍皆虞舜之臣也

爰申翰墨載列縹緗何則榮辱無門惟人所召

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若使心歸大道情切至忠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

務守公平貴敦誠信抱廉潔而爲行懷慎審以修身

奉上崇匡諫之規恤下思利人之術

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論語曰因人之所利而利

之

自然名實兼茂祿位俱延

莊子曰名者實之賓

榮不召而自來辱不遺而斯去然則忠正者致福之

本戒慎者集慶之源若影隨形猶聲逐響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凡百羣彥可不勗歟

垂拱元年撰

臣軌下終

